

也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

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

居易以俟命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子曰

分與道謂之命

內觀經曰從道受生謂之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

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

此命是言賦予之理

雲宮法語卷上

雲宮法語卷下

積水虛夷子靜安汪可孫纂

明善品第四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純一無

也大學曰正心者身有忿懣則不得其正有

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修身在正其心

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唯心之謂歟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養心

莫善於寡慾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

斗經釋曰人之運心於外則神遊而遊定心

於內則神安以和一切善惡亦存乎心心者

神明之府行藏動息善惡之事欲萌悉知之

人之妄心可不息乎又曰人之元辰外寄於

目內藏於心目則外視於萬物心則內馳於

萬機心目所馳神亦奔競故謂之元辰驛馬

馳事而不息人能收心復照存玄靈於一已

則却走馬以糞

楞嚴經曰如來常說諸法唯心所造一切因

果因心成體張無盡曰了此妄心即是清淨

佛性虛靜心戒曰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

以其越古今而不壞故曰真如一念萌動於

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則趨乎惡

清靜經曰既有妄心則驚其神既驚其神則

著萬物既著萬物則生貪求既生貪求則是

煩惱定觀經曰覺心起即滅滅即除惟滅動

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金剛經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六祖曰妄心是真心上影子經

現之物知諸心之非心則知心之體若

妄心則有過現未來真性則寂然不動

已上言心

橫渠曰心統性情又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

理具足無少欠關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

又曰由太虛有氣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靈

底是心實處是性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恒性伊尹曰習與性成祖伊曰不

虞天性孟子道性善全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帶人物而言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近思錄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寂然不動有指用而言感

而遂通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正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孔子言性近習遠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事天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之性故曰形於一內觀經曰自一稟形謂之性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初不可以名字言

已上言心性  
前諸條自儒家言存心養性道釋言明心見性儒以實理為性見之行事者也道釋以自然無為為性者也愚謂道釋之言性乃未發之中儒者之言性發而皆中節之

謂見性之謂道猶見性之謂見佛也佛之言覺是始非以泥木所塑造之謂佛也  
持用品第五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子曰知而弗為不如勿知華嚴經曰我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佛西方聖人之稱也六祖曰不悟者為眾生為凡夫悟者名佛佛訓大覺之稱

人受天地之氣而生同有此善然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放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斯言至矣聖人生知安行不倦於學賢者學而知之亦欲強行因而不學民斯為下  
曾子三省忠恕一貫君子九思三畏三戒顏子克復四勿孔子絕四絜矩慎獨  
皆所當平日持用工夫

誠意毋自欺也一者誠而已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康節曰先天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誠者天之道

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誠則明明則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感

久無疆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經五品之人倫大本所性之全體聖人極誠無妄自然功用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又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本鑽在焦山石室使穿一石盤可五尺積四十九年而石穿  
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先儒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程子以至一無適言敬又曰至誠無

11020416091

息誠者真實無妄也蓋人心易於散慢若不立箇規矩維持之常常提警則放逸而無所歸惟主一惟至誠所以成始成終愚謂人患於作輟佛教亦謂之斷常譬如蒸砂終不成飯禪家之常惺惺法必念念相續故云勇猛精進不退轉亦說得好與儒者之主一無息同此機也誠敬不可斯須去身

### 造微品第六

華嚴頌曰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身見佛神通力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審多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昇玄經曰清淨六根斷除邪障得道經曰心目內觀真炁所有清淨光明虛白晃耀又頌曰杳杳冥冥清淨道昏昏默默太虛空體性湛然無所住色心都寂一真宗本行經曰諸念不生萬緣頓息塵沙惡業隨念消散一切天魔自然

殄滅清靜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又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德豈能生德既不生即是真靜常應常靜常清靜矣道德經曰眾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專炁致柔能嬰兒又曰復歸於嬰兒

張無盡曰無得之得名真得無說之說乃真說虛下禪師曰大乘之法心無罣碍得大自在作而無作為而無為此所以爲聖明賢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川老頌曰見

色聞聲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今要見黃頭老走入摩耶腹內藏

此返本還元之學迥光返照之機深入於忘光絕照至矣

### 神化品第七

洪範九五福曰考終命易曰易與天地準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魯哀公問於孔子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生化無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樂天曰死者數之終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書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明哲之王精爽在天易曰遊魂爲變易曰知鬼神之情狀易曰窞神知化德之威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先儒引禮書曰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大公封於齊便是祭麥鳩氏季蒯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也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者實其如此如晉侯夢黃熊入其寢門以爲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切芒他更是速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



說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晦庵朱文公曰口鼻之嘘吸為鬼耳目之精明為鬼陽氣為神陰氣為鬼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鬼疑竟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鬼升為神

鬼降為鬼以往來言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二氣之分一氣之運故孔子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

鬼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鬼者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是形氣之

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說箇修養人死時衝突知得蒸蒿之意甚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

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蕭然今鄉村有眾戶還賽祭享或有蕭然如陣風俗呼

為旋風即此意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悽愴此為物之精爽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

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氣之濁者為質知覺運動陽之為氣為體為鬼神氏以性也形體陰之為也鬼為鬼神氏以性也形體陰之為也

高誘淮南子注曰鬼者陽之神鬼者陰之神

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聚氣

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神氣歸天形鬼歸地今釋氏以性為本幻為身做如是也凡人將死熱

氣漸微所謂鬼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鬼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若

夫妖孽者是不得其死之人其氣未散鬱結而成妖

晦庵釋屈子遠遊篇曰鬼不受鬼鬼不載鬼則鬼遊鬼降而死又曰鬼鬼者譬如燒香燒

出來汁子便是鬼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鬼鬼者鬼之光焰魄者鬼之根蒂修鍊之士必使

鬼常附鬼如日光載月質鬼常檢鬼如月質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不死遂能登仙遠去

而上征

易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雲宮法語卷下

華陽陶隱居集卷上

昭臺弟子傅齊編集  
大洞弟子陳補校勘

江總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青京房

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敏於騎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饒免

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空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

陶先生備斯矣至知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

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達遼東之本好事研搜

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細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尋山誌年十五作

倥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浴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

雲根放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其上心容曠眼氣宇條暢玄雖

1320 1